

YONGYUAN DE ZITENG 永远的紫藤

YONGYUAN DE ZITENG 永远的紫藤

YONGYUAN DE ZITENG 永远的紫藤



YONGYUAN DE ZITENG 永远的紫藤

永远的紫藤

YONGYUAN DE ZITENG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中学生生动作文系列

文 兴

选编

中学生生动作文系列

永远的紫藤

安兴 选编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中学生生动作文系列

永远的紫藤

安兴选编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8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0219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gep.com.cn>

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@gep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5.125 印张 109千字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5 001—8 000册

ISBN 7-5435-2950-5/G·2235 定价: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※写人※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父辈 | 四川 | 徐 升 (1) |
| 我是乡下人 | 上海 | 马琳联 (3) |
| 挨打 | 陕西 | 喻 梅 (5) |
| 柚园深深 | 广西 | 倪东荣 (8) |
| 姐弟情 | 甘肃 | 吕爱梅 (12) |
| 父亲的背 | 浙江 | 曹 莺 (15) |
| 车夫 | 吉林 | 汪 森 (17) |
| 山里，有座碑 | 江西 | 吴 颖 (20) |
| 秋夜静悄悄 | 湖南 | 唐波清 (23) |
| 遥远的梦 | 山西 | 钟 文 (27) |
| 在春雨飘洒的日子 | 新疆 | 倪 红 (29) |
| 猫眼 | 江西 | 黄 健 (32) |
| 山妹 | 河北 | 任丽君 (34) |
| 表达 | 北京 | 徐 捷 (36) |
| 姐姐出嫁 | 辽宁 | 王晓虹 (39) |
| 咖啡和茶 | 北京 | 张 怡 (41) |

※记事※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做人的责任 | 湖南 | 王 峰 (45) |
| 我在家乡种龙眼 | 广西 | 黎颖丽 (48) |
| 与缪斯结缘 | 福建 | 蔡少凡 (50) |
| 尴尬瞬间 | 湖北 | 朱艳艳 (52) |
| 老师，请你留下我 | 河南 | 吴晓芳 (55) |
| 一条围巾 | 浙江 | 施丽梅 (57) |
| 采药 | 河北 | 贾一凡 (59) |
| 老妈炒股 | 江西 | 廖 琦 (62) |
| 挣钱经历 | 上海 | 杨为颖 (65) |
| 一套牛仔服 | 江苏 | 高 俊 (68) |
| 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| 广西 | 黄 静 (71) |
| 福钱小闹剧 | 山东 | 程 明 (74) |
| 爱的谎言 | 广西 | 赵 利 (77) |
| 搭车 | 陕西 | 杨绪利 (79) |
| 我真想休息 | 广东 | 周月清 (82) |

※绘展※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崂山游记 | 安徽 | 李 晔 (85) |
| 游九溪十八涧 | 浙江 | 叶 静 (88) |
| 故乡是一艘航船 | 安徽 | 李笃明 (90) |
| 美哉，雁荡 | 浙江 | 冯建国 (94) |

- 秋，来了 湖北 赵俊涛 (97)
- 梁山游记 山东 冯惠健 (98)
- 彩虹 上海 樊丽华 (102)
- 将军潭 海南 张 雄 (104)
- 暴雨 江西 刘 莉 (107)
- 寻春 山东 申茂伟 (109)

※ 随笔 ※

- 听雨 广西 陈前总 (112)
- 窗外的世界 福建 王 箴 (114)

※ 说明 ※

- 话说燕窝 广东 孙建营 (117)
- 青青果园话剪枝 山东 庄庆梅 (119)
- 彗星自述 内蒙古 王佩东 (121)
- 马齿苋 江苏 佚名 (123)
- 香芋 江苏 陈尔东 (125)
- 金鱼 浙江 赵蓁蓁 (128)

※ 议论 ※

生命诚可贵 真情价更高

——观影片《泰坦尼克号》有感

.....	安徽	袁巾蔚	(131)
由中考说开去	江苏	陆 露	(133)
名师未必出高徒	北京	金璞辉	(135)
说诚实	江苏	佚名	(137)
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	北京	沈寓实	(139)
由电子宠物想到.....			
.....	浙江	姜周平	(141)
铸造人生的辉煌	江苏	陈建军	(143)
用我的眼睛看人生	山东	林 林	(146)

※应用※

永远的紫藤	河北	汪东玮	(149)
给哥哥的一封信	江苏	何 莹	(152)
为什么种田竟成了农民“最伤心”的事			
.....	安徽	朱玉胜	(154)

写

人

父 辈

四川 徐 升

我有一个梦想。

我要完成一件艺术品，一件珍贵的艺术品——一座群体塑像。它的名字叫《父辈》。

我会轻轻地捏、细细地刻，把父辈们饱经的人间沧桑，写进那鬓边的银丝、眼角的皱纹。我会用一方肥沃的黑土地托起他们伟岸的身躯，因为他们经历过十年浩劫，正当豆蔻年华的他们上山下乡，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却也正是那一方沃土，孕育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造就了他们坚韧、刚强的性格。

我会用女儿的崇敬与钦佩，精心地塑造这群体塑像的主体——父亲。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工作服，代表着父亲一向的朴素与节俭。上衣兜里，我会加上一支钢笔、一个小记事本，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父亲的面前，我会放上那个厂区未来发展规划模型——凝聚了父亲几个月的心血，倾注了他对工厂十几年来全部的爱和希望的模型。父亲那气宇不凡的脸庞，我会加倍小心地塑造。我会仔细地捏出那挂在嘴角的微笑和深藏在眼底的疲惫。连续几日的挑灯夜战、废寝

忘食，我会把它融进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。最后，我会对那塑像说一句：“爸爸，小心身体！”捎去女儿的牵挂和关怀。

我会用女儿的感激和爱恋，在父亲的身边，塑造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女性——母亲。陪伴了母亲十几年的白大褂，依然洁白却已不再合身。宽松的实验服，包住了母亲单薄的身體，也包住了她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的那份执著。母亲的面前，我会放上那张实验桌。那张亲见银丝悄悄染白了母亲的鬓角、皱纹偷偷地爬上了母亲额头的实验桌，那张目睹母亲劳累地昏倒过，也高兴地流过泪的实验桌。我会拿起刀，在桌面上刻下那油漆剥落的斑驳，刻下岁月深深的年轮。大大小小的试剂瓶，放进了母亲无数次的失败和崛起。厚厚的一叠数据簿，记载着母亲的锲而不舍和一丝不苟。我会恭敬而又小心地在母亲的手里放上她心血的结晶——那熠熠生辉的圆柱状的新型催化剂样品。我会用成功的喜悦、青春无悔的豪迈编织母亲那深情凝聚的目光。最后，我会轻轻地说一句：“妈妈，祝贺你！”捎去女儿的理解和祝愿。

在父亲、母亲身后，我会怀着深深的敬意，塑造那一位位同我的父母一样平凡而伟大、可亲又可敬的父辈。伯伯、阿姨，工人、农民，他们活跃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，并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，这就是我们的父辈，勇于开拓，艰苦创业的父辈。他们用青春，用信念，用血汗撑起共和国今天的繁荣富强，撑起共和国明天的灿烂辉煌。

我终于圆了我的梦了。不是用泥、用刀，而是用心、用笔完成了这座群体塑像——《父辈》。

【评语】这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抒情散文。文章用诗一般

的语言，热烈地赞美了父辈——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们，经历浩劫终不悔，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勇于开拓，努力工作，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的革命气概和民族精神。

构思精巧而新颖，语言清新而优美，形象生动而逼真，思想厚重而深刻，整篇文章给人以深深的心灵启迪和清越激昂的美的感受。

我是乡下人

上海 马琳联

我，是个乡下人，乡下土妞，土生土长，一刻也未曾离开过那油菜花的芳香、金灿灿的稻谷的乡下人。

虽然这是个我一心要回避，总觉得难堪的话题。

虽然我也和同学们一样，读一样的书，也像模像样地会讲几句上海话，但我，仍是个不变的乡下人。

曾经，这是我多么自卑的一件事。耳旁总时不时传来的，是某位同学某种行动或言辞一有不得体，旁人便责笑道：“像个乡下人。”每每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总像被揪了起来，感觉自己便是那同学嘲讽的对象的原型。

曾经，我也以同样的身份嘲讽别人。夏天某日中午看到一个戴着过时凉帽的妇女，还嗔笑她：“真真正正的乡下人。”

我在蜕变，可我变的，不该是乡下人的淳朴、善良、大方！

我在升级，可我升的，不该是贪婪、愚弄、嘲笑自己的现实！

我总怕别人问我：“你家住在哪儿？”可那个地方我说不清楚，住了十几年，闭着眼睛也能找到。但是，怎么也说不清楚，只能搪塞着“那边，那边”，谁听得懂？去找油菜花开得最喜欢的地方，那里有我的家！

家有好多，三个。一个是北区的，我从没去过，只不过是我石化户口的房子，14平方米的地方；另一个，是所谓的“新家”，父亲单位分的，就在学校后面，抬头便能见的三室一厅，只是，已有一个月没去住过了。再有，便是这乡下，自己建造的两层楼，旁边是条公路，前面是油菜地，后面是乡镇企业。这是个我住了16年，想离开，却离不开的根。我从来没有勇气对同学说：“走，去我家看看！”因为我羞。

如今，我才体会到，我更应觉得羞的，是我这一想法！

还记得和唐朝同学的这份友谊，是因她艰辛地跑了那么多路才找到我的家而分外深挚的。还记得祖母开心的笑容，是因为我愿意舍弃“新家”的舒适条件宁愿陪她而绽开的！

还记得朋友、同学都问：“怎么那么傻，放着好好的新家不住，偏回到那边去？”每回总语塞，或者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！”或是“你不懂，我也不懂！”或是喃喃地自言自语。

怕什么？羞什么？

说到底，就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但是，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我自己总要认认真真、公公正正地看自己！我不高，可我，并不矮啊！

你以为别人看你的眼光是鄙夷的，是因为你以为你自己

是该被轻视的。

我并非一无是处，乡下人也并非是我的卑贱之处，我应该用自己的感觉去感觉自己啊！

我选到了座右铭：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，今其智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！”如今，我真的找到了答案，因为，我的根永存，我的爱永存，我的信念永存！

让我堂堂正正地说一声：“我是乡下人。”

【评语】有不少人总以自己是乡下人为羞，而以自己是城市人为荣。本文的作者经历了一段由羞到荣的心路历程。在叙述的过程中，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变化作了深入的剖析。开始是因为自己是乡下人而自卑，但同时又去嘲笑乡下人，当作者意识到自己在“蜕变”时，认识到“我变的，不该是乡下人的淳朴、善良、大方”，“我升的，不该是贪婪、愚弄、嘲笑自己的现实”，终于在生活的经历中感悟到了答案，知道怎样面对人生，最后战胜了自卑、害羞的心理，敢于堂堂正正地说一声“我是乡下人”。

一个中学生，能勇于剖析自己的自卑心理，正视现实，从自卑中抬起头来正视人生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挨 打

陕西 喻 梅

我爸转业前是炮兵团长，先天的遗传优势加上后天的熏

陶、磨炼，使他练就一副洪钟般的巨嗓。我妈是豆腐嘴，教训我和黑皮（我哥）从来是鸡零狗碎，什么都管，我们只当是耳边风，对我老爸可别想如此轻慢。我哥不注重个人卫生，一天，爸忍无可忍，突然大吼一声：“你几天没洗澡？”全家条件反射地一哆嗦，满耳里尽是“嗡、嗡、嗡”的回声。第二天，一楼的王大妈问我：“昨个你爸说谁没洗澡呢？”我大惊失色，我家可在七楼啊！从此黑皮天天洗澡，就怕自己的丑事让邻居家小姑娘听到了，没脸见人。

爸的大嗓门由此可见一斑。这也就难怪昨天，当他又以在炮声中发令的吼声数落黑皮的不是时，正看电视的我因听不清对白而大跳大叫，强烈抗议。“啪”一记巴掌清脆地扇在我后脑勺上，只觉一阵麻，没完全反应过来，又挨了一记，耳中模模糊糊是爸的怒骂，妈和哥的惊呼。数了数，大概打了四下，黑皮保护着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“七匹狼”（我爸的绰号）还在为他那被损伤的尊严而痛斥我的不肖。

方才的麻木此时已清晰地转变为疼痛，再加上满腔悲愤，我不禁泪如雨下，哭了一阵，突发奇想，难得我这么坚强的人会大哭一场，应当好好欣赏一番。于是兴冲冲拿起镜子，看见如此尊容：两只又红又肿的水泡眼像青蛙；脸抽搐着，嘴大咧着像河马；鼻孔红糟糟而且奋张着，像狒狒（好像里面还有点鼻涕）。嗨，竟是这副德性，我真怀疑书里写的“梨花带雨”的哭相，那么美妙，岂不是哭比笑好？只怕那些人是假哭，没有真情实感，像我这等性情的人才不屑矫揉造作呢。胡思乱想了一阵，心情比较平静了，思绪也不觉飘远了……

爸转业后在公司的纪检部门一干十几年，他没半句怨

言。这几年，妈由拿工资的小干部成为下海经商的女强人，经常出差、开会，爸默默担起了家务。女主外、男主内的家庭状况也许触伤了爸的自尊。但为了妈的事业，他将那份隐隐的失落埋在心底，他需要家人的理解的爱，偏偏我这个他最疼爱的女儿却总是违忤不逊，伤他的心，大概，这是我今天挨打的原因吧。

我抬头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脸儿被风干的泪水绷得生疼。这场百日难遇的大哭，还让我发现了泪腺的确切位置，就在眼角紧挨眼球的肉红的褶子里，平时很难找到，哭时血脉扩张，泪腺出口成了血红色，一股股泪水不断涌出来，我擦了好几次才止住。哎呀！都九点半了，作业一点没做！该“化悲痛为力量”了。

今早，妈告诉我昨天爸一打完我就后悔了。我不以为然。我爸最疼我，我对他却最不客气，昨天挨打，也算是在情理之中吧……

【评语】本文是一篇与众不同，很有特色的记叙文。文章通过自己挨打这件事，刻画了极有性格的父亲的形象，同时又表现了自己内心深深的自责与反省。

老大不小的挨了打，这总不是滋味吧，而这篇文章却把自己挨打这件并不光彩的事儿写得有声有色，有滋有味。文中写道：“两只又红又肿的水泡眼像青蛙；脸抽搐着，嘴大咧着像河马；鼻孔红糟糟而且奋张着，像狒狒（好像里面还有点鼻涕）。嗨，竟是这副德性，我真怀疑书里写的‘梨花带雨’的哭相，那么美妙，岂不是哭比笑好？”“这场百日难遇的大哭，还让我发现了泪腺的确切位置……”几分幽默，

几分调侃；然而又不乏严肃，不乏雅正，生动地写出了作者老大不小而挨打特有的心态。

柚 园 深 深

广西 倪东荣

童年时代的苦乐往事一串串，最叫我难忘的还是六婆娑的柚园。暮春时节，洁白的柚花一簇簇，轻轻一摇落到地上，像一朵朵雪花儿。过了秋分，硕大的柚子黄澄澄沉甸甸地压弯了树枝，令我们这伙淘气娃手脚痒痒地就寻思着去偷它几个解解馋。

然而我们不敢。听大人说，六婆娑家里养着许多毒蛇和蝎子，千万别去她家，否则会招灾惹祸。我们还没听完，心中便充满了恐惧，只好在柚园外踮着小脚儿流口水。后来隐约得知，六婆娑原本有美好的一家子，丈夫在文革时死于狱中，大儿子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。现今剩下她孑身一人守空屋。

这六婆娑也怪可怜的。我偷偷地想。

一个秋日晌午，我和伙伴们抵不住诱惑，趁六婆娑到镇外赶集的当儿，偷偷摸摸爬进了柚园。嗨，好大的柚子！我率先猴样般爬上柚树，一边想像着柚果瓣的清甜，一边往下扔柚子。二牛、娃仔、阿楚在地上接应，青妹蹲在园外“放哨”。

才摘了几个，忽闻青妹惊叫：“不好了，六婆娑回来

啦！”呼啦一声，伙伴们各自抱了柚子如鸟兽状四散逃窜。我一惊，从树上狗急跳墙般滑下来，重重摔倒在地。六婆娑挎着竹篮已来到我面前。我畏畏缩缩盯着她，脸色煞白，怀里像揣了只兔子般卜卜直跳。她看着我，目光中却带着母性的慈爱。“晓林儿，想吃柚子怎不对婆娑说一声！看你跌的……”

“你，你别动我，我妈说碰了你会招灾的。”

她伸出的手像被火灼般缩了回去，脸上掠过一丝忧伤。默默地拾了个大柚给我，那么慈祥，没有半点令人畏惧之感。“晓林儿，看你的膝盖，正流血呢，到我屋里上点药吧。”

在好奇心的促使下，我跟着进了她家里，紧张地四处扫视。屋子不大，周遭打扫得很干爽洁净，哪有什么蛇精蝎怪之类呢。提到嗓子上的心便放了下来。

六婆娑拿来碘酒、白药和纱布，轻轻地给我的伤口清洗、敷药、包扎。还装了满满一竹篮子的柚子和干柚皮，让我拿回家去。

那天晚上我把事情告诉父母亲，他们仍不肯相信，说我胡扯，日后别再进六婆娑的家门。我没听父母的话，闲着无事就溜到六婆娑家去，偶尔也带上一些自家腌的酸菜或红薯干。她知道的故事真多，大灰狼野狐狸啦什么的都很好听，每次她都要给我讲上几个故事。原来六婆娑是这么可亲的，我心想。

几度柚花开了又落，终于我念完小学了，并考上山外的县城中学。当时我的家境不好，靠几块田地生活的父母到哪儿去找一大笔学费来供我念中学呢。一样清贫的乡亲们凑了

几个钱，可还差一大截。无奈，我只好含泪将书包锁进了大柜。

临开学前的一天傍晚，六婆娑匆匆走进我家。从怀里摸出个厚厚的布包：“三叔，三婶，晓林这孩子有出息，不上山外的学堂就是折了好花儿呀。”说着，她抖抖索索地打开布包，只见10元、5元、2角、1角……一叠叠皱巴巴的钱！

“这是政府发的抚恤金、救济金和卖柚子、捡破烂攒起来的三千多块钱，我一把老骨头留着有啥用，让林儿交学费去！”

“六婆娑，这……”父亲犹豫地接过布包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“六婆娑！”——我扑进她的怀里，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。

“林儿，记住婆娑的话——一定要争气啊！”

“嗯。”我噙着泪水拼命地点头……

一晃3年过去了，我考进了市里重点高中。在这段日子里，因为功课繁忙，极少回去。后来父亲工作调动，我的家也搬到了镇外，我便没有机会返乡下，只寄了些相片给六婆娑。她仍然隔两个月就托人捎信来，每次总带上一些柚子或其他土特产。

“林儿，婆娑在家吃得好睡得香，你别惦记……”

“林儿，在学堂里要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为家乡人争气！”

时间飞逝如电，每天忙碌于学习之中，不知不觉已是第二学年。周末下午在大街上踟蹰，忽然遇见了阿楚，几年不见，这家伙长得比我高大了。寒暄过后，我问：“六婆娑近